

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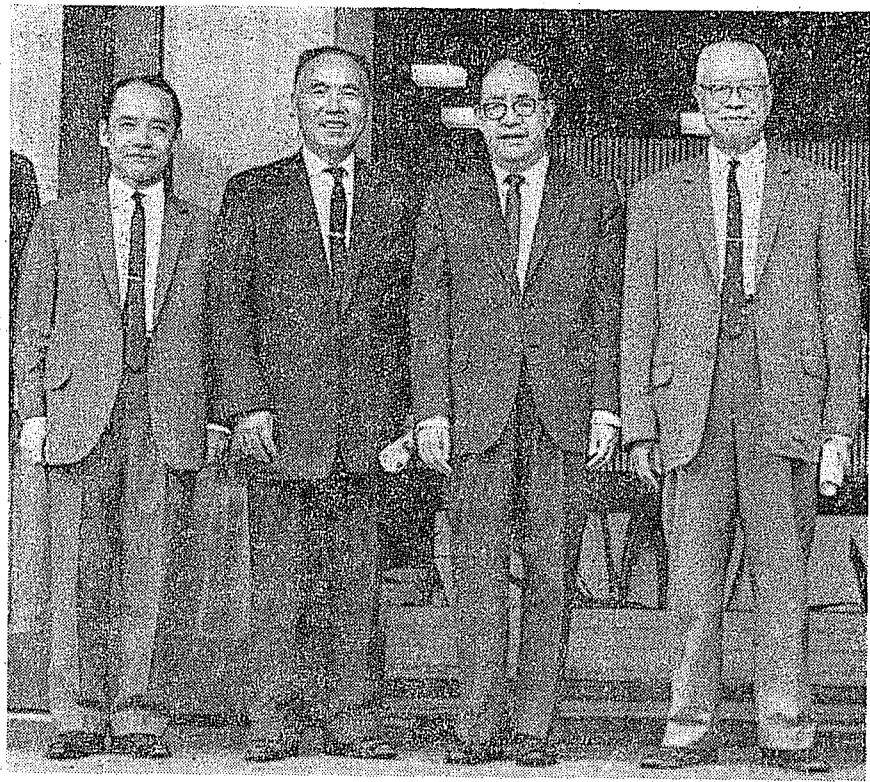
忘

的

往

事

# 飛出圍城北平



長院察監任現員委察監與時長校大台任（右中）者作文本

：影合（左）授教光皎鍾（右）艇登高（左中）賢俊余

## 決定後 半生的

### 命運

民國三十七年冬天，共匪包圍北平，其時我正在北京大學任教，在萬分急迫的情形之下，我毅然決定搭乘政府營救我們的飛機，離開我住了三十多年的第二故鄉——北平，而於三十八年一月七日飛到了南京，在南京稍事停留，然後來到台灣。回想當時我這一項決定，不但奠定了我個人以後的自由生活

基礎，同時也把我的下一代帶到了自由樂土，這在我的一生當中，可以說是最可紀念也非常值得回憶的往事。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中旬，共匪正開始作竊據北平的企圖，圍城甚急，我政府曾先後從南京派飛機到北平營救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教授以及學人們出來。記得那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正值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的校慶，大家雖仍在熱烈的舉行紀念會，可是北平城內，已經聽到隆隆的砲聲，情勢非常緊急。紀念會結束之後，當時北京大學的秘書長告訴我政府正派飛機來北平營救教授們到南京去，徵詢我是否願意搭機南下。自然，我立刻表示我全家都願意離開。

### 錯過機會又再等待

事情很不湊巧，十二月廿一日原有一架飛機南下，我全家也是列名搭乘者之內，可是我太太那時候正在生病，無法成行，迫於事實，只好放棄了這一架飛機。後來聽說這架飛機，起飛之後並未能直達南京，而停在青島。已故教育部梅月涵（貽琦）部長就是搭乘這架飛機，由青島轉到南京的。

從此以後，我們便渴盼第二批飛機的來臨，可是半個月過去，杳無消息。小孩肄業的學校都

高登艇



美自畢公議會學大際國加參月四年十四國民（五右四右排前）人夫偕者作文本

。影合員人迎歡與場機山松在，大台長接國返

將屆大考，而以後的情形，究竟如何轉變，在當時又很難預料，所以只好叫他們暫時作參加期考的準備，同時把已經紮捆停當的東西，爲了要用，只好再行打開。在當時，我們對飛機之遲遲不來，自然感到焦灼，等到我們後來抵達南京之後才曉得這兩個多星期中間，並不是沒有飛機，乃是飛機從南京飛到北平上空，沒有法子降落，只好掉頭回去。

### 有些人爲何

### 走不了

三十八年一月七日上午十點多鐘，接到學校電話通知，當天有兩架飛機，叫我們必須要在十二點以前到達北京飯店集合，一同赴機場乘機。時間真是倉卒，我們一方面到學校把孩子們找回來，一方面隨便檢些東西帶在身邊，匆匆的趕到了集合的地點北京飯店。這時候已經趕到而準備同機南下的尚有毛子水教授、劉壽民（崇鉉）教授和已故的英千里教授等連同眷屬一共是三十六

人。事實上有意離平南下的，並不只我們這兩批飛機接出來的人們，有些教授，自己很願意出來，可是受了他們的左傾學生甚至他們子女的監視，使他們沒法子作離平的準備，更談不上跨入機場，這就是說他們的行動，已經被他們的學生或子女控制住了。這時候大家才明白共匪的毒素，早已麻醉了一部份青年人，平時看不出來，時機一到，猙獰的面孔便立刻暴露無遺。還有許多教授，雖然並沒有上述的困難，但是因爲此後飛機無法再在北平降落，兩星期後，北平即告淪陷，他們也就無法逃出鐵幕。

### 南京北極閣的晚餐

我們所乘的這架飛機到下午四點才起飛。北平的機場，原在南苑，三十七年十二月廿一日來的飛機，因爲南苑機場已遭受共匪砲火的控制，於是改在東交民巷臨時修築的機場起飛，三十八年一月七日這一次又因鑒於上次飛機從東交民巷起飛之後，幾乎撞到協和醫院烟囪的危險，不敢再從東交民巷起飛，所以我們由北京飯店坐汽車到天壇，改從天壇的臨時機場起飛，這時城外的砲聲，響個不停，使每個人的心情都非常緊張。所幸飛機於當天傍晚平安到達南京大教場機場。這時一直在南京爲辦理營救我們而奔忙多日的傅孟眞（斯年）先生等多人都在機場迎候。當晚就由傅孟眞先生在北極閣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招待我們晚餐，這一頓原來不能算奢侈的晚餐，但確是北平圍城後我們多天未曾嚐到也未曾見到的盛饌。我們這一行多人，當晚就住在中研院史語所那座巍巍的大樓裏面，因爲那時候史